

詩語背後

從古鎮夜色中眺望(中)

風雨廊橋又名風雨橋，俗稱花橋、福橋，常見於中國南方山區。巨大石墩之上，木結構的橋身通常由橋、塔、亭組成，不用一釘一鐵，全以卯榫嵌合。橋面鋪設木板，兩旁設置護欄和長凳，形成長廊式走道。塔亭有多層，每層簷角翹起，繪鳳雕龍，頂有寶葫蘆、千年鶴等吉祥物。長廊兩壁，用木板雕刻各種歷史人物，或繪製神話故事彩畫。各地風雨橋的形狀因建造者的喜好和河床寬度不同而有所變化，但大同小異，飛簷重疊，雄壯巍峨，十分壯觀。

據傳，風雨廊橋建在村鎮附近的江河溪流之上，不僅僅是給人員往來提供交通便利，還有鎮邪和留財的寓意。從實際情況看，大多數風雨廊橋的功用都不止於交通，而是集貿易、休閒於一體，是當地民眾聚會的場所，現在更增添了旅遊觀光之用。至於濯水風雨廊橋，交通和交易都不是它的初衷，修建廊橋主要是為了開發古鎮旅遊。但十多年來，與之相伴的卻不只有風花雪月，也是經風沐雨，命運多舛。廊橋2010年10月落成，短短三年即遭過火災。2013年11月，一場大火吞噬廊橋，木質建築盡數被毀，只餘橋墩和橋面的鋼筋混凝土結構。經過近四年改造重建，修復工程2017年竣工，廊橋得以鳳凰涅槃，更顯宏大，也更美觀。大火前只是橫跨阿蓬江，重建後延長至蒲江河及其與阿蓬江之間的沖積三角洲，把古鎮、濕地與江水融為一體。同年8月，濯水風雨廊橋即被中國廊橋協會授予「世界第一風雨廊橋」稱號。

穿過古鎮的青石板巷來到江邊，只見廊橋卓立於滔滔碧波之上，儼然一件珍貴的巨型木雕藝術品。它承接數千年風雨廊橋建築傳統，繼承創新，博採眾長，既古樸又現代，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功能價值。從審美上講，廊橋是周圍山脈水系和道路城廓的紐帶，使它們成為一個詩意的整體。

隨遊人視角的變化，廊橋呈現出不一樣的精彩，或雄偉，或壯麗，或精緻，或典雅，窗、簷、欄、壁、樓、台、閣，無一不是藝術呈現。登上樓梯，推開窗戶，憑欄而立，處處能感受到能工巧匠們的精湛技藝和良苦用心。

從功能上看，廊橋為遊人遮風避雨，也是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的鄉民們的休憩之所。他們在廊橋上與親朋相遇，和熟人閒聊吹牛，打發往來日子，使廊橋充滿了生氣。而在人頭攢動的集市日，廊橋則如槽道，疏浚交通，規順人流，有效緩解街巷裏的混亂。不同的空間，不同的功能，無形中便有了區隔，有了起伏和層次，流暢而自然。

對古鎮旅遊開發來說，當傾力打造的「世界第一風雨廊橋」如巨龍臥波，騰躍於兩江之上，是一棟棟仿古民居倚江而立，一條條青石小巷順勢而走，一間間民俗店舖沿街而設，這個具有無限想像空間的文旅舞台便搭建起來了。只要導演得力，必定好戲連連。

好戲一，峽江風光，得天獨厚。阿蓬江作為黔江的母親河，橫貫武陵山區，穿岩破嶂，逶迤而行。「阿蓬」是土家語，意為雄奇、秀美。大江兩岸，峰高谷深，絕壁聳峙，伴以神秘幽深的溶洞和間歇泉，突兀陡峭的漏斗和天生橋，構成了獨特的峽谷風光。阿蓬江幹流尚未建立什麼工廠，整個流域均為農業地區，江水沒有遭受污染，水質是極好的。盈盈碧水出了湍急的峽江，水流和緩處便有人居，聚村成鎮，如一串珍珠鏈飄落在崇山峻嶺間。濯水是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古鎮，因阿蓬江與蒲江河在此交匯形成沖積洲，水面相對開闊，平江舟影，漁火晚唱，宛若世外桃源。觀其地勢，上接官渡峽，下通神龜峽，探險蒲花暗河，品味滄浪碧波，旅遊潛力巨大。

好戲二，民俗文化，異彩紛呈。濯水的



◆「世界第一風雨廊橋」如巨龍臥波，騰躍於兩江之上。

主體民族是土家族，古巴國後裔，生性質樸，民風彪悍。農耕文化、行商文化、碼頭文化、袍哥文化相互交織，自成一風。傳統歌舞歡快熱烈，儼然表演充滿神秘色彩。土家擺手舞是一種古老的集體舞蹈，包括狩獵舞、生活舞、農事舞、兵事舞等，節奏鮮明，舞姿樸素，歌號相伴，其樂融融。無論勞作、慶典、祭祀，皆可鳴鑼擊鼓相邀，多寡由人，男女相攜，翩躚進退，隨興而舞，有「聞歌雀躍，起而為舞，勞而忘疲，其功較倍」之稱。

舞之外，歌亦有特色。隨處可見的土家號子，幾乎成了土家族的文化標識。「拗岩號子」是土家山民採集石材過程中喊的一種勞動號子，常見場景是四五個壯漢抬着一塊巨石，一人站在巨石上領唱，其他人合唱，曲調上繁下簡，動作合作協調，充滿喜感。「薅草號子」又名薅草鑼鼓，俗稱打鬧歌，是在薅草季節，數十至數百人聚集勞動，兩名歌手面對薅草眾人，一個擊鼓，一個敲鑼，隨着鑼鼓聲起起落落，連吼帶唱，加油鼓勁。「行船號子」又分蕩槳號子、搖櫓號子、拉絳號子等，旋律悠揚起伏，節奏明快跌宕，既鼓舞幹勁又整齊動作，讓船工勁往一處使，故有「只要號子喊得好，就沒有划不動的船」的說法。

土家山歌鄉土氣息濃郁，高腔以抒情，平腔以敘事。青年男女對歌對舞，心生愛慕，結為伴侶，習稱「女兒會」。土家新娘的「哭嫁歌」更是遠近聞名，深切地表達了她們對故土和親人的留念難捨之情。出嫁前夕，準新娘在親朋好友陪同下，哭父母，哭哥嫂，哭伯叔，哭姐妹，哭媒人，哭賓客，哭辭親，哭戴花，哭梳頭，哭上轎……無所不哭，歌詞隨興創作，少則三五天，多則一月有餘。

字裏行間

幸田露伴的隨筆

幸田露伴是誰？看名字，當猜出是日本人。是漢學家？作家？相信讀者知之甚少。他有一部中譯的隨筆集《書齋閒話》（陳德文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折頁有簡介云：

「幸田露伴（1867-1947），日本作家。本名成行，別號蝸牛庵、雷音洞主、脫天子。他從小受到中日古典文學的熏陶，學識淵博，文學造詣頗深，與尾崎紅葉、坪內逍遙、森鷗外等人齊名，這一時期在日本文學史上被稱為紅露道鳴時期。1937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第一屆文化勳章。作品主要有《風流佛》、《五重塔》、《風流微塵藏》、《命運》、《連環記》等。」

在日本本土與尾崎紅葉、坪內逍遙、森鷗外齊名，可見此君的功架。可惜，他的作品漢譯甚少，難與森鷗外等頡頏。陳德文譯這書之前，已譯了一本《幸田露伴散文選》，他自知在中國讀者甚少，「露伴」會「無伴」，孰料竟然出了個「露伴熱」，遂再執筆譯了他的隨筆，即這本《書齋閒話》。

由書名可見露伴的中國風；再閱譯筆，文白夾雜。我沒看過日文版，陳德文是否依照他的漢學筆法來翻譯，那就不得而知了，但漢文味甚濃，我這「老夫」（劉紹銘贈我之語）卻是讀之有味。

露伴文字沒有註釋，也沒長篇大論，只短短千字數百字，就說出了他之所想、之研究、之結論。如論〈李昌谷的詩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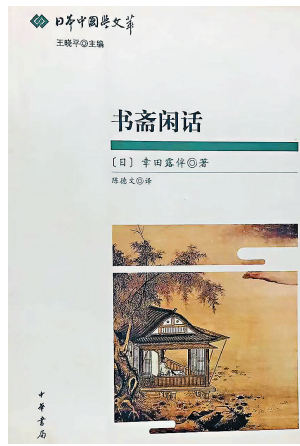
「李昌谷詩句曰：『幾回天上葬神仙。』又曰：『彭祖巫咸幾回死。』又曰：『何為服黃金、吞白玉。』『誰是任公子，雲中騎白驢。』『劉徹茂陵多帶骨，嬴政梓棺費鮑魚。』唐之詩人希冀仙界，如李青蓮者亦然。獨有昌谷不為生死所夾擊，視神仙如家雞豕羊，快矣哉！昌谷本來製驅心之文，何曾執迷於存身？衛生之愚曾為淵明所笑，長生之癡早為長吉所嘲。長吉不幸短命死，又何病哉？」

李昌谷者，李賀也。寥寥引證，寥寥幾筆，已點出李賀詩中神髓。又如反《西遊記》非丘處機所作，指「禍」出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卷四《齊天大聖》：

「許盛，兇人。從兄成，買於閩，貨未居積。客言大聖靈著，將禱諸祠。盛未知大聖何神，與兄俱往。至則殿閣連蔓，究極弘麗。入殿瞻仰，神猴首人身，蓋齊天大聖孫悟空云。諸客肅然起敬，無敢有惰容。盛素剛直，竊笑世俗之陋。眾焚莫仰祝，盛潛去之。既歸，兄責其慢。盛曰：『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，何誠信如此？如其有神，刀架雷電，余自受之！』」

不過，此文後有「註」云：「丘翁名處機……作《西遊記》。」陳德文謂：「此《註》為呂湛恩所加，並非《聊齋》正文所有，不代表蒲氏觀點。露伴據此立論欠妥。」不過，《西遊記》作者為丘處機，此說亦紛紛，露伴嚴而為文駁斥，亦無可厚非。

這類隨筆，有學術的，也有日常所見所知的，如說《酒》、《飯》、《青瓷、白瓷、音樂》、《餅》、《骨董》等，頗堪一看。



◆這書漢味十足。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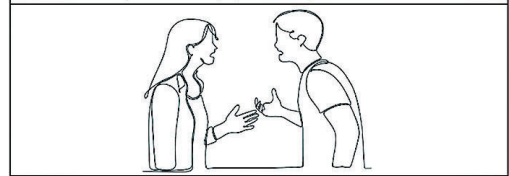
唔話得·勢係假·咬住唔放·粉牌字



後生仔，我哋平水相逢，你竟然可以扶我行幾條街，你真係「唔話得」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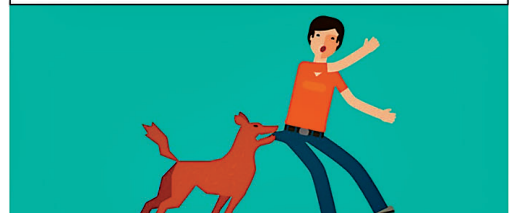
Leo 個人好死主觀，半句都「唔話得」佢嘍！但係我覺得佢主觀得啱係好有理據過嘅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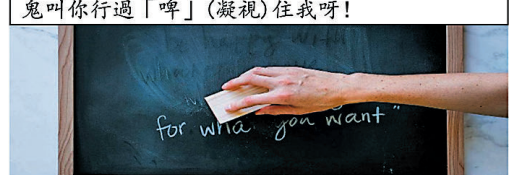
死佬，你叻就唔係坐個位喇！衰婆，開起交上嚟，你叫我死佬我可以接受，但係啱唔啱咁傷人自尊心呢說話係「唔話得」喇！仲記唔記得你之前成日噏住話我懷才不遇呀，你有講過呢句我都有咁心喻...

BB，當我一時抑鬱，「粉牌字」抹咗算數；唔好翻喇！唔翻就「勢係假」！

「咬住唔放」，盡分手收場；咁又「何B」（何必）呢！



衰狗，做咩「咬住唔放」呀？鬼叫你行過「啤」（靚）住我呀！



寫錯咗，好彩係「粉牌字」，抹咗再寫過！唔好意思，你哋隻叫做「黑板字」！阿爺同我講過「黑板」都算「粉牌」，你咪扮嘢！

「粵語講呢啲」

唔話得·勢係假·咬住唔放·粉牌字

不經不覺，《粵語講呢啲》已在文匯園落戶七載；無論認識或不認識筆者的人都有個疑問——為何好像「寫之不盡」、「解之精準」。說到前者，這要多得家母了；她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生於澳門，當時省港澳互通，三地普遍說同一源頭的廣州話，雖只有小程度，但盡得其母「真

傳」——筆者的外婆間時喜歡與鄰家婦女說些生活瑣事，當中夾雜不少廣東話俚語，家母所知就是從外婆而來。筆者在耳濡目染下，再加上自少記憶力不錯，基本上把家母曾提及的俚語刻記在腦海中，而這些資料也成了今天連綿不絕的話題。不過，對於大部分的俚語，家母均沒或無以提供其出處，所以筆者充其量不會用錯。為了讓讀者或後世對這些廣東文化有更好的理解，筆者一般以家母說該些俚語時的處境或背景去追溯其源頭所在；再運用邏輯思維去推算出那應是「無從根據」的音變、詞變、義變的規律，從而達至「解之精準」。

「唔話得」一詞用於表揚某人的做人處事態度——與某人並無血緣關係或在無收受任何利益的情況下，但在有需要幫助的時候竭盡所能。比方，有鄰居的丈夫遇上工業意外留院，其妻子須照料三名幼童，你看着她處境，一有空便到她家幫手做家务或指導其子女溫習功課。得益人或街坊無不說你「唔話得」。筆者不覺得人們會錯用「唔話得」這個詞，但幾可肯定坊間沒有幾人知道為何這樣說。據筆者的考究，「唔」指不，「話」指說，「得」指可以，所以「唔話得」指的是「不可說」。試想如有這樣的一個竭力幫了人家又無需對方回報的人，我們還可說他或再可要求他什麼呢？

由於廣東人會用「話」來表示勸告，比方：你個仔響公眾場所嘈喧巴閉，好心你就「話」下佢喇！「唔話得」就可理解成不可勸告。如有人說筆者「唔話得」，可能是說筆者異常頑固，任何意見或觀點都進不了耳朵。不瞞大家，筆者正是此類人，不過是「擇善固執」那種。

「勢係假」指情勢不是真實的，亦即這種情勢根本不會出現，含怎也不可能的意味。有人對某人做了一些令他難以接受的事情，如出言侮辱他的家人，當事人或會這樣說：

我唔去開佢一餐就「勢係假」！我唔報復就「勢係假」！

意指當事人誓不罷休。

「咬住唔放」比喻強烈堅持某些看法，無半點妥協餘地。這種態度就是不能自我釋放，現已普遍認定是煩惱的主要源頭。

「粉牌」指塗上白色的「水牌」。「水牌」是民間臨時記事用的白色木牌，也有黑色的木牌或薄鐵牌。這種告示牌，元、明已有；因用水可洗去字跡再寫，故稱「水牌」。後來飯店、酒館也用「水牌」寫上菜式及價格。由於在「粉牌」上寫字，寫錯了可抹去重寫，亦即可隨便改動，廣東人就創作了以下一個歇後語：

粉牌字——隨便抹/任改唔翻  
後來如有人對某人做了或說了些不恰當的東西，在要求對方原諒時也會用「粉牌字」來打比喻——那些不好的東西就像「粉牌字」般可抹掉，抹去了就不要介意，什麼都不用記在心頭了。

來鴻

故鄉柑橘年年紅

家鄉西南有一個美麗的小山村。村子東邊，有一座全村最高最大的山，種滿了橘樹。每到秋季，天藍如洗，涼風陣陣，山上綠葉「沙沙」輕唱，黃果悠悠晃蕩，好一座迷人的「花果山」！

然而，鄉親們卻叫它「荒山」。很早以前，「荒山」危峰兀立，直插雲天，山上怪石嶙峋，草木不生。遠遠望去，就像一隻巨大的怪獸矗立在村邊，讓人望而生畏，鄉親們給它取名「荒山」。

一代又一代勤勞的家鄉人，不畏艱險，不斷開荒，「荒山」終於換上了「綠衣裳」，成了村莊東邊的一道「綠色屏障」。

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，生產大隊積極響應「大煉鋼鐵」。十幾天工夫，山上的樹木悉數被砍，就連樹根也被刨挖得乾乾淨淨。山上遍布大大小小、深深淺淺的坑，暗紅色的石塊、沙子撒滿了山坡，「綠色屏障」被人們糟蹋得滿目瘡痍。遠遠望去，「荒山」就像一個面目猙獰的「綠色屏障」，讓人望而生厭。

第二年夏天，大雨滂沱，一連下了三天三夜。大雨過後，村裏的老王到「荒山」腳下放牛。突然，「轟隆」一聲巨響，一個突兀的山嘴垮塌下來，一下子將老王和他家的老牛給埋了。聞訊趕來的鄉親們展開了緊急救援，可山石太多，堆積太厚。等鄉親們找到老王的時候，他早已面目全非，王大娘抱着老王冰冷的屍體，哭了好幾次。鄉親們都忍不住偷偷地抹眼淚。由於「荒山」山高路遠、土地貧瘠、莊稼難種，加上老王的悲劇給大家留下了心理陰影，好長一段時間，「荒山」無人問津，成了名副其實的荒山。

後來，農村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。我家分得了「荒山」頂上的一塊兩分大小的地，土裏摻雜着約三分之一暗紅色的石子和沙粒，保水性極差，玉米、小麥等莊稼很難成活。母親只好抱着一線希望，在地裏種了紅薯。

到了秋天，母親上山去挖紅薯，我跟着去幫忙。我在前面用鐮刀割薯藤，母親在後面用鋤頭挖紅薯。只聽母親一邊挖一邊嘆氣。一塊地挖完了，只挖出了一小堆個頭瘦小、奇形怪狀的紅薯。

前幾年，外出打工歸來的小王找到了村主任，主動提

出要承包「荒山」的土地種水果。不久，他從外地購回了一大卡車「不知火」柑橘樹苗，出錢請鄉親們幫忙栽種。「荒山」上，鄉親們有的揮舞鋤頭，奮力挖坑；有的翻動鐵鍬，堆放底肥；有的彎腰急走，分放樹苗；有的回填泥土，用腳踩實；有的提着水桶，「嘩嘩」澆水。大夥兒一邊幹活，一邊說笑，挖坑聲、澆水聲、說笑聲……交織在一起，演奏着一曲美妙的鄉村交響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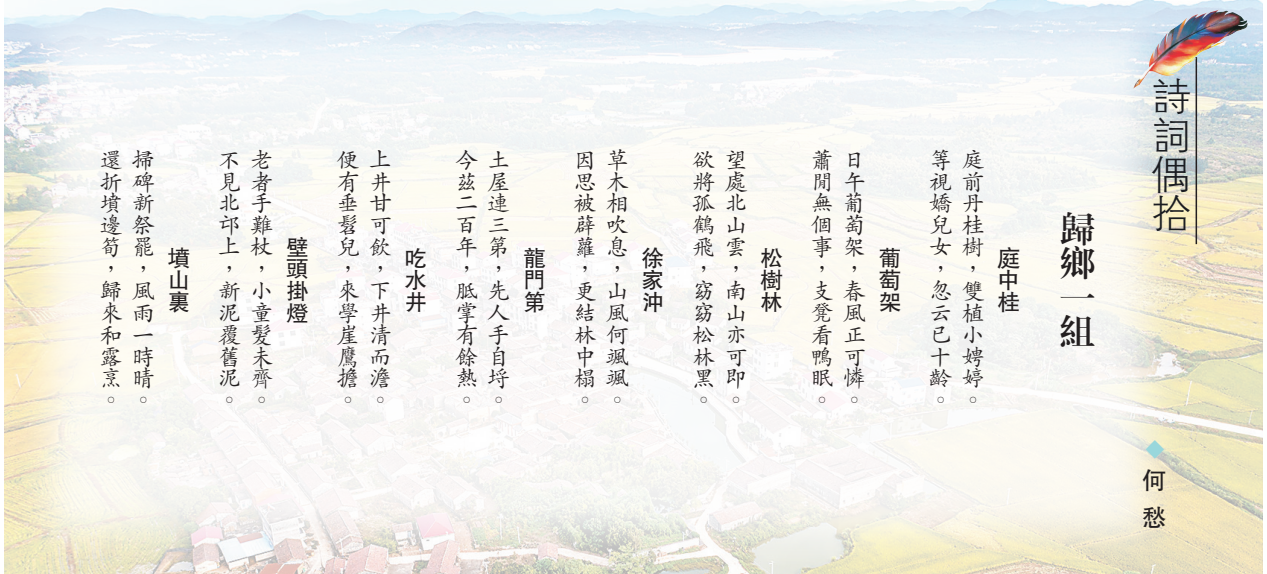
幾年後，在小王的精心管理下，「荒山」上的「不知火」長得鬱鬱蔥蔥，彷彿一片綠色的海洋。山風拂過，山上漾起一波又一波綠浪，讓人心曠神怡。春天，「不知火」開花了，遠遠望去，「荒山」好像飄滿了晶瑩美麗的雪花。不過，「遙知不是雪」，因為「清香陣陣來」，沁人心脾，讓人神清氣爽。

「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正是橙黃橘綠時。」秋冬季節，滿山的「不知火」掛滿了黃橙色的果實。遠遠望去，猶如綠色的海洋上閃爍着點點明亮的星光。走進果園，那一個個拳頭大小的圓錐形的「不知火」就像一個個黃燈籠掛在枝頭。起風了，「不知火」一會兒藏到綠葉叢中，一會兒又调皮地探出頭來，可愛極了。由於小王家的「不知火」個兒大、皮兒薄、味兒甜、水分足，不少城裏人開車到「荒山」腳下，親自上樹採摘、購買新鮮的「不知火」。

一次，我帶幾個好友去「荒山」買水果。望着樹上誘人的「不知火」，我有些垂涎欲滴了。好客的小王，見了我這個兒時的玩伴，隨手摘了一個大大的、黃得鮮亮的「不知火」遞給我，笑呵呵地說：「老同學，嘗嘗鮮！」我接過「不知火」，三下兩下剝去薄薄的皮，掰下一瓣月牙形的橘瓣放進嘴裏，輕輕一咬，那甜津津的汁水瞬間激活了我的味蕾，讓人越吃越想吃。我不禁想起了大文豪蘇東坡的《浣溪沙·詠橘》：「菊暗荷枯一夜霜。新色綠葉照林光。竹籬茅舍出青黃。香霧噴人驚半破，清泉流齒怯初嘗。吳姬三日手猶香。」

後來，在小王的帶動下，村裏大力發展水果產業，愛媛、不知火、耙耙柑、冰糖橙……各種水果源源不斷送出去，花花綠綠的鈔票裝進了鄉親們的腰包。村子裏戶戶通了水泥路，鄉親們家家住進了新樓房。

而今，故鄉柑橘年年紅！



詩詞偶拾  
歸鄉一組  
庭前丹桂樹，忽植小梅時。  
等視嬌兒女，忽云已十齡。  
葡萄架  
日午葡萄架，春風正可憐。  
蕭閒無個事，支覺看鴨眠。  
松樹林  
望處北山雲，南山亦可即。  
欲將孤鶴飛，窈窕松林黑。  
徐家沖  
草木相吹息，山風何颯颯。  
因思被薜蘿，更結林中榻。  
龍門第  
土屋連三第，先人手自埒。  
今茲二百年，厥室有餘熱。  
吃水井  
上井甘可飲，下井清而澆。  
便有垂髫兒，來學崖崖擔。  
壁頭掛燈  
老翁手難杖，小童髮未齊。  
不見北邱上，新泥覆舊泥。  
墳山裏  
掃碑新祭罷，風雨一時晴。  
還折墳邊菊，歸來和露烹。

何愁